

卷十三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
四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三下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桑匹婦先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

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註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

以爲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註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

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

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老聞之歸身自己

所謂衆鳥不羅網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

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

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

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易治也疇一井也廢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

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

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

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救粟如水

火救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註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

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斂

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不可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

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

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

之多則民人孰不以其天下使民有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田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部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

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大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

正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



下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
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
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
揚子云觀日月而知衆星之濩如仰天庭而天下
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
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云此者所謂觀水必觀
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五經而巳矣五經所以載
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
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
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
道之在天無往而不流也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
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
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流進而仕以其君子於道至
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晷晷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之間也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
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
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
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蹠之徒黨也如
儻言欲知舜與蹠勤篤於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
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

曰案李奇漢書補注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為也墨子兼愛處子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墨翟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孟子至面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

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至爲之孟子謂揚朱所取以爲已

雖接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爲也墨翟兼愛他人

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爲之子莫

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

以其無爲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爲近之言子

莫執中爲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

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

一者是爲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

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

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

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爲利欲所

害亦猶饑渴得之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

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恐情節欲

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

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

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

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

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

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

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

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

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後

易已之夫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與不

蓋小官者焉今天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

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

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正義曰此章

必在究之九仞而後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

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

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

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

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子曰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
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

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

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揚子曰假儒衣書服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人臣素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

凡入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

我不適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

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

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

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

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康忠以愛君則放君而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論公孫丑至於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不

孟子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不

事者即孟子曰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也曰在君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義也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夫久之事備矣王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



子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
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志者當以何志為
尚也曰何謂尚志孟子曰志者當以何志為
則以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曰志
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己之所為而取
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
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居義
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
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李學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

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
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

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

以為大哉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

信大未之聞者也不受國人之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

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

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叙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

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爾徒取

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

至受之本耳宜孟子以此是關之。陳仲子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替瞽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

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

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

承天政不可枉大孝祭父遺棄天下

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子之言祭聖意者也

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曰殺人之罪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曰如是何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與

夫舜惡得而禁之哉夫以所受之法有所受之而

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所受之法有所受之而

父則舜將如何桃應問曰如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

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

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

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高居卑則氣

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

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

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

是也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

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

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



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

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

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衆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

子也下文觀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

宜合此章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言王子宫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

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

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埵澤之門守者曰

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埵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

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

是皆與人同所使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

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

勢位能如此而况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

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

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無他事異焉

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城門

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

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

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

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



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

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交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

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

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

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

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形之與

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

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

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

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

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

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

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



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入同何踐之以為異哉
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
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
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
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
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
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
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之喪猶愈於已乎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

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暮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終矣也孟子

文何

言有人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

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若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

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甚喪亦猶曰徐徐之類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命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

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何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

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

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手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

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說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暮之故譬以徐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

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也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

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于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
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
矣今齊宣王發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
謂昔年之喪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
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
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
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
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

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之私獨淑善艾治也君

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道也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

論人者也孟子曰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至所以教也

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

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

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

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

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已復

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

者也有達財者以其財之具而不能器也曰何器也

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交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

為有達財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

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非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

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
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

夫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殼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殼率之法也殼率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殼弩而不發
以待殼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公孫丑至從

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獲正者不在執德

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

矣學者跋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跋及

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

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

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

殼率之法殼率張弓向的正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

五統三

七

公孫丑



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註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

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

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

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

其物耳是又見君子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

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註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註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

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註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

決類也。疏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

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



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

其況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

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

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衆人，但

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

喪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

也，放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

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

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衆人之為急

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

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

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

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

挈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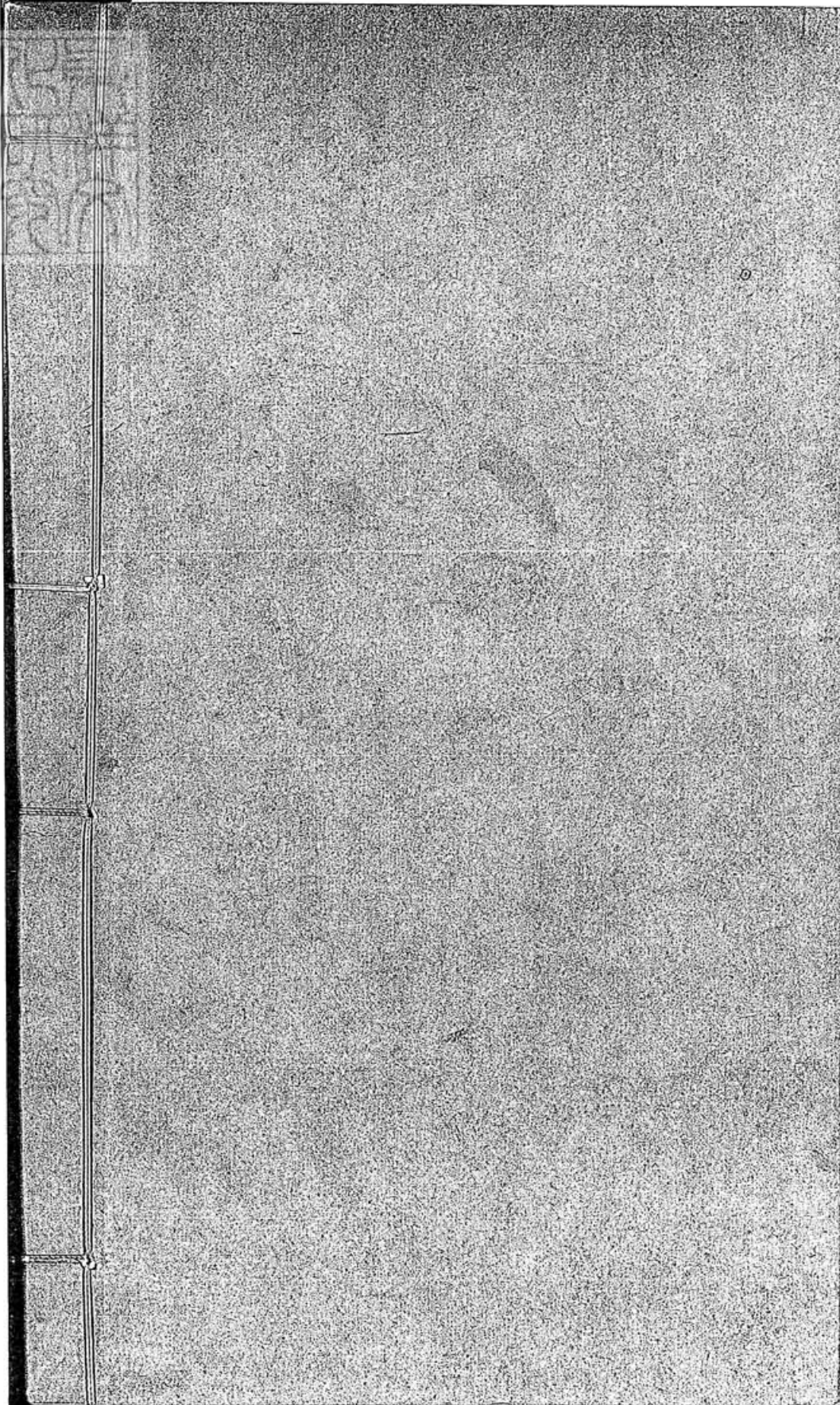
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